

束 焕◎原著
梅俊强◎改编

民兵 首二蛋

一部另类民兵的抗战传奇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束 焕◎原著
梅俊强◎改编

民兵 首二蛋

一部另类民兵的抗战传奇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民兵葛二蛋 / 束焕原著 ; 梅俊强改编. -- 北京 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 11

ISBN 978-7-5113-3072-7

I. ①民… II. ①束… ②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1154号

民兵葛二蛋

原 著 / 束 焕

改 编 / 梅俊强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选题策划 / 蓝小格

责任编辑 / 洁 月

特约编辑 / 梁 逸

封面设计 / 马顾本

版式设计 / 崔黎晓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20mm × 1000mm 1 / 16 印张 / 18.75 字数 / 320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版 次 /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072-7

定 价 / 3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▶

引子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不靠谱的赌局 | /002 |
| 第二章 | 惨绝人寰的屠杀 | /007 |
| 第三章 | 初到小街镇 | /017 |
| 第四章 | 怒杀日本兵 | /026 |
| 第五章 | 饭桌上的问题 | /031 |
| 第六章 | 小街镇风声 | /036 |
| 第七章 | 隔壁猪肉香 | /042 |
| 第八章 | 刺血真情在 | /047 |
| 第九章 | 身入狼穴共狼舞 | /061 |
| 第十章 | 生死由命乱世人 | /069 |
| 第十一章 | 同仇敌忾惜国运 | /078 |
| 第十二章 | 牢狱之中知真像 | /089 |
| 第十三章 | 釜底游鱼挣性命 | /093 |

第十四章	子系中山狼	/101
第十五章	身在异乡为异客	/110
第十六章	投奔老丈人	/115
第十七章	各种斗，其乐无穷	/127
第十八章	收粮引发连环效应	/135
第十九章	鸿门宴上计中计	/142
第二十章	锄奸队赴塔湾村	/152
第二十一章	黄鼠狼给鸡拜年	/163
第二十二章	斗勇斗志斗心计	/168
第二十三章	打入自警队内部	/173
第二十四章	夜幕下的决心	/179
第二十五章	意恐迟迟归	/186
第二十六章	老鼠式生存术	/192
第二十七章	充满战斗情操的王八	/201

第二十八章	疾风应知劲草意	/212
第二十九章	逐渐失衡的感情天平	/220
第三十章	打日本鬼子	/224
第三十一章	我以我血荐轩辕	/237
第三十二章	潜伏着积攒力量	/246
第三十三章	虎放山中养	/254
第三十四章	心里面住着一只老虎	/260
第三十五章	英雄救美	/266
第三十六章	他就是罪犯	/270
第三十七章	替罪羊大战恶狗	/275
第三十八章	罪恶之门已打开	/283

引子

近来，形势越加的恶劣，省城里面张贴的布告雪花似地落满大街，县公署上的匾额也随着城头的大王旗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地变换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城门辕木高杆上悬挂的死尸和脑袋也多了起来，为了防止被人把这些血肉模糊的脑袋或者尸体给暗中抢了，还有专门的哨兵看守，哨兵身上穿的都是灰不拉叽，甚不着调的伪军服，看到有人靠近，手一甩，贴着屁股插进腰身的鞭子就抽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胡乱地抽上几下，威风凛凛，跋扈嚣张，一副为虎作伥的狗奴才样。

日伪军联合作战后，效率大大地提高，每天的小喇叭和哨子响得呼啦呼啦的，大呼小叫便响斥大街小巷，然后是枪声，伴随着枪声，还有大批飞起来的店铺前的筐篓，还有为数不多的鸡犬。

这便是发现了八路军时病态的反应，伤敌八百，自折一千，日伪军虽然通联方面沟通得好，但到底是战斗力互补性太差。

伪军秉承了“文臣三只手，武将四条腿”的后半句，打起仗来，未雨绸缪，常常于无声处响惊雷，一嗓子“共匪来了”，先把自己掀一个跟头，灰头土脸，来不及抬头，先放两枪，混乱一团，自我溃败快速撤退了。

这段时间，应该是关乎到国家气运的关键时刻了，小鬼子似乎憋足了劲要开拓出来点东西似的，每天都端着三八大盖胡窜窜，看到长得正义凛然，正气泛滥四溢的人就要上去，捣鼓上两枪托，然后抓走，不是拉到南亚弄铁路，就是直接运到城南郊区盗墓挖宝藏，然后将这些人坑杀，弄个人不知鬼不觉。

第一章 不靠谱的赌局

炊烟袅袅，太阳升至中天，暑气溽热，空气中尽是蝉声的喧嚣，一片焦灼，令人心意慌乱。

葛家庄坐落在葳蕤的莽林中，围绕村庄是一圈星海般斑斓的花带，是村里好事的人经年种成的，远观近看，都是一派繁锦如烟，花色醅醅的盛世景象。

田间劳作归来的人三五成行，朴实的脸上都挂着一片担忧，隐约有浓重的恐惧，步履也不甚轻松，满载着生活和生存的重压，一步一步，茫然而恍惚。

“日本鬼子真该死！”

“是该死！”

“这还让人怎么活啊！”

“难不成真的要等死吗？”

“我想不通，为什么八路在村里，吃我们，喝我们，就是不让他们为我们出头啊，二鬼子敢过来，直接打死了事。今天十斤，明天二十斤，把我们当什么了！”粗眉浓眼的小伙子恨得眼眉立时跳动，像是宣泄着心头抑制不住的怒意。

“对，葛老头，你说句话，过两天二蛋这傻怂就要结婚了，这三天两头收粮的，你们凑齐彩礼了没？没有的话，我看这事没准得黄……”话说半句后，名叫老幺的拐子斜睨着葛老头，意犹未尽。

“是啊，不如这次就让葛老头给我们请命得了。”

“那哪成啊？你这不是揣着聪明装糊涂吗，八路军跟鬼子和二鬼子都是对头，碰面就是硬仗，在哪儿打，我们这儿，还是小街镇，你是想把我们这儿炸成废墟来着，还是要把二鬼子和日本人引过来。”这些人中间还是有明白人，“再说了，你什么时候，见八路和日本鬼子硬拼过，哪次不是诡谋奇计层出不穷，突袭奇袭，以少胜多的战争。”

“老学究，你说得倒是头头是道的，那你给出个主意，怎么才能不缴粮食啊。”

“做梦。”老学究也没吃饱，连眼皮子都懒得翻，很是鄙夷得看了身后紧跑几步扯住衣襟的小七一眼，“爪子拿开，小心我衣服烂了讹诈你。”

老学究一抖肩膀，果然，破旧的衣服十分配合得发出一声轻微的叱剥声，蓝灰色的粗布衣服糟了，不经扯。

倒是吓了老学究自己一跳，很是不快得扫了小七一眼。

小七识相得拍了拍老学究的衣服，表示出自己内心的敬畏，还真怕这脸皮厚的老学究讹诈自己。

周围的人路出哭笑不得的神情，只有葛旺财脸色耽入一片思索之中。

时间飞逝，葛家村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，除了家家户户每个月定例要交的十几斤粮食外，倒是没有遭遇到多少袭扰，只是口头相传着外面哪个村哪个村的人，在镇上去，结果被抓了壮丁，然后死了，或者说某家的小孩被路过的日本鬼子直接煮熟吃掉，某家的女人被日本人糟蹋了，然后被刺刀捅得浑身上下血淋淋，九刀六洞惨不忍睹。

诸如此类的坊间杂闻充斥小村角角落落，丰富了人们拘缩于狭小空间的想象力的同时，也把莫名的恐慌传了进来。

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村里响起了热闹的唢呐声、铜锣、笙竽声，喜气洋洋，欢声鼎沸，人们笑声如潮，几乎要把葛旺财家撑爆，进了大门后，院里早已布置妥当，草纸新糊的老式格子木窗上，贴满了红色的剪纸，最中间的玉皇位天地处粗香红烛烧得正旺，黄酒裱纸、红布马鞍、假弓假箭都已停当。

葛旺财眉间却锁着怒意，这都快要到时候了，二蛋找不到了，已经安排了小七去找了，一直没见回来，难不成，这瓜娃子又赌博去了，真是气死人了。

虽然心头有气，但是并不妨碍葛旺财对每个进来的人在脸上堆出一堆菊花来，喜逐颜开，拉着来人的手，让进里屋，让管事的人端茶倒水，瓜子花生备上，再发支纸烟，宾客皆欢。

在葛旺财家不远的地方是一个小土山，山上有泉，一年四季都沿着山径下流，在山上冲了很深的沟壑，沿着一路下去，两旁山树葱茏，山腰处有几个磨盘大的平台，除了附近村落的小流氓混混外，这儿基本上没有其他人来。

坐在最上方的是一个身穿红色喜服，将袖子捋到腋窝，相貌粗俗的小伙子，眼睛很小，贼亮贼亮的，最有特色的就是嘴巴，不说话的时候歪歪的，噙着一个自得快意的笑容，流里流气的，本来应该在脑袋上戴着的礼帽，现在坐在屁股底下，礼帽上被染成红色的鸡毛也脱落下来。

“来来来，孙子才不敢呢，你们一群瘪三，别想糊弄老子，来来来，押注。开大小。”身穿红色大喜袍的男子顺手把袍子角掖到衣角里面，双手环成半圆，挥舞着，气势很足，站起来，对着围拢一圈的人指指点点。

“二蛋，这玉是啥来历，不会是假货吧。”

“我X，怎么说话的，要不是兄弟我手痒痒，才不跟你磨叽呢，我还有大喜的事要办呢，看到没，山下，那个张灯结彩的大院，那是我老子的，今天是老子大喜的日子。这玉就是我老婆的彩礼。”说着话，一连串地对面向自己的黑瘦青

年使眼色。

“东西不是假的，都是爷们，做那孙子事做死啊。”

“麦子兄弟说的，如果是假的，找我兄弟。”葛二蛋嘿嘿一笑，气势顿敛，就剩痞子样了。

“怎么样，大哥，我们赌了吧。回头去二蛋这傻怂家里蹭一顿去。”这年头别说白面馍馍了，连窝头都吃不饱，闻着山脚炊烟带上来的肉香，几个和黑大汉一起玩的玩伴早就开始耍心眼了。

“那好吧！”黑大汉恶狠狠地看着葛二蛋，“刚才输我们的钱要算数，要不剁了你。”

“不算数是孙子。”葛二蛋满不在乎的看着黑大汉，“你个傻怂，我啥时候赖过钱。”

二蛋趁人不注意，假装不在意地问麦子，“还有没有钱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我们干脆不赌了。”二蛋给麦子使眼色，麦子心领神会。

“不赌，不赌就再也不要到这块地儿来，来一次，老子揍你一次。”黑大汉脸庞前伸，逼近二蛋的脸。

二蛋似乎一点也不怕黑大汉，喉咙发声，从嗓子里面吸出来一口浓痰，嘴巴一撇，黄白的浓痰从嘴巴里面冒出头。

大汉立即闪开，“哼，胆子不小，等把钱输光了，看我不揍死你。”

二蛋把玉轻轻地放在青石板上，把色子从几个口袋里面摸抓出来，抠索几下，放在磨盘上面，“这次我们赌猜色子”。

大汉一把从二蛋手上抢过色子，“你猜”。

二蛋没有抢过大汉，黄板牙往前一凑，骂声，“儿子才比力气呢”。然后不看大汉气的咬牙的脸，笑嘻嘻地把脸撤回安全的位置。

麦子聚精会神地看着大汉的动作，等对方弄好了，比对方速度更快，喊一嗓子，“好！”

“一个！”二蛋嬉皮笑脸，没有一点正像。

大汉黑脸立即变绿，跟看鬼一样，见二蛋把玉放进口袋，然后伸手要钱，立即喉咙吞了一口吐沫，“不算，再来。”

“格老子的，骗人。”二蛋居高临下，跳下来，冲着黑大汉的脑袋上，狠狠地一个凿栗，把大汉打的捂住脑袋，抬头吼一声，“打死这犊子。”

“慢，不打了，今天老子结婚，好日子，赌博就当乐呵乐呵了。”二蛋打完人，才想起，自己今天大喜，身上的喜服就这一套，坏了就对不起山脚下，在门口和人招呼的老爹了。

“把玉给我，算赔偿。”看到麦子在边上，抓起石头，准备砸下来的时候，大汉这才服软，早就知道这俩家伙不是什么好人。

“不行。”二蛋斩钉截铁，丝毫不惧地对视对方。

“那就再猜。”

“好！”

麦子比二蛋还紧张，这玉可是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娘留给自己的唯一遗产了，父母死得早，记不清是啥样子了，这玉也就成了自己唯一的一点念想，如果不是二蛋的话，换个人，自己还真的不会这么随便拿出来，做赌注。

见大汉这次手上抓了两个色子，立即喊一声，“好了。”

二蛋脑袋还没转过来就喊一声，“两个色子。”

“你怎么猜出来的。”

“老子是文曲星下凡，猜色子还不是跟喝凉水一样。”说着就把手盖在大汉的手上，那下面压着青玉的赌注，30块钱。

大汉紧紧的抓着钱，感受着二蛋手上传来的压力，不肯妥协，“不行，我不信，你再猜一次，猜对了，我就把钱给你。”

“你老子的，耍赖是不，我大人有大量，我就让你看看爷的能耐，”二蛋抓了几次，没能成功地把大汉的手抓开，只好故作大方，骂骂咧咧的，在大汉的手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。

“转过来吧。”麦子瞅得仔细，见大汉把筛子放了四颗在手上。

“四颗，”这次二蛋先把自己的玉放到石头边上，然后眼看着大汉抠抠索索，气势萎靡的把钱放到青石板上，这才不慌不忙地说出了色子数目。

大汉的脸色立即白了，这30块可不是小数目啊。几乎相当于一家三四个月的收入了。等要伸手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被葛二蛋早早伸出去的手，往外一挡，荡出去老远，把钱收入口袋中。

“不行了，我要走了，回去要结婚了。”二蛋拽住和大汉的伙伴互相龇牙的麦子，不由分说地开始往下走。

大汉脸色一阵青。一阵白。“这傻怂怎么捣的鬼，谁看到了。”

“我好好看着呢，麦子这猴子就咋呼得厉害，倒没有使眼色，而且也有没做手势。”

“我再想想！”另外一个脸色苍白，没什么活力的人病怏怏的，嘴唇很薄，脑袋抬起后，一只眼睛的眼白翻翻着，眼睛是瞎的。“好，好了，转过来吧。第一次是一个字，第二次是俩个字，第三次是四个字。这俩蛋耍赖。”

葛二蛋舒舒服服地躺在山脚麦秸垛里面，手点钞票的声音，吡啦吡啦的，十分悦耳。

“二蛋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，今天你不是要结婚吗？”一个清脆的声音在二蛋身边响起，二蛋立即把钞票塞到口袋里。

“哎呀，忘了！”顺手一摸，帽子在下山的时候，掖到屁股蛋子后面的布腰带里面了，还在，就是没了个形状，羽毛也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了。

“二蛋哥，你媳妇长得怎么样？”二丫这句话说出口，很是期待得看着二蛋。

“你说啥？我媳妇吗，王喜子，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了，肯定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，肯定长得也是歪瓜裂枣了，那你还要去吗？”

“苗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二蛋哥，我想嫁给你，你娶我吧。”

“二蛋哥，多少钱。”麦子恰逢其时赶到，让葛二蛋借机把这个尴尬给掩饰过去。

“玉给你，钱给你。”

“这哪成啊，我们对半分吧。”

“说给你就是给你的，拿上好了。”葛二蛋一脚把麦子踹开，“我家又不缺钱。”

“不好，跑！”麦子眼尖，余光看到从两人视线外绕过来，围着麦秸垛扑了过来的几个人，发声喊，就跑出去了，回头见二蛋被抓得死死的，衣服也扯烂几处，立即折返回来，抓着石头就奔压着二蛋的大汉脑袋砸去。

一声惨叫，大汉脑袋血流如注，捂着脑袋，吼一嗓子，“打死他。”

“谁动我兄弟一下试试。”葛二蛋身上一松，立即翻身把骑在自己身上的瞎眼儿给压在地上，对方有六个人，其他的人立即过来帮忙。

苗丫就知道在边上喊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也没人听他的。

一会儿，俩人浑身都挂了彩，衣服也被糟蹋的不像是喜服，倒像是戏服，被撕得一片褴褛。

“砸我，把他的手给剁了。”大汉走到麦子身边，麦子现在被四只手狠狠的摁着，根本挣扎不开，任凭大汉用脚使劲地踩自己的头脸。

看到大汉抓起一块石头，在手上掂了掂，对着麦子的手比画两下，准备往下砸。葛二蛋立即喊声住手。

“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”大汉把手上的石头望地上一扔，挥挥手，让人把二蛋放了，“我最恨骗我的人，人可以偷，可以抢，但是不能骗，这性质不一样。”

“说吧，怎么办？”二蛋没辙，现在是形势比人强，就得认栽。

“五十块钱，一个时辰，有的话，放人，没有的话，收尸。”

虽然知道对方在咋呼，但是想到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对方说不定真的会卸下来麦子一条胳膊，或是腿脚什么的，那样就不好了。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“二蛋哥，”

“你回去吧，我当你是妹妹，其他的不要多说了。”

“我可以给你弄到钱。”

“女人的钱，老子不稀罕。”葛二蛋撇撇嘴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迎亲队伍已经出发了，二蛋心说这次真失败，估计，迎亲的人回来后，自己少不了又是一顿胖揍。

说起来，葛二蛋还真没见过自己的媳妇，这是娃娃亲，当年自己父亲无意中救了一各商人，当时就定下了娃娃亲，互换了八字，这婚就算是定了。

葛二蛋还真没有想过要找一个女人回来管自己，父亲着急给自己找媳妇，不过是因为管不住自己了，回头看看苗丫，虽然长得也比较水灵秀气，身材窈窕，但是因为青梅竹马，在一起待得时间久了，倒是从来没往这块想过，现在苗丫突兀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，感觉上不但不能接受，甚至十分滑稽。

第二章

惨绝人寰的屠杀

“去去去，你一个黄毛丫头掺和什么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！”二蛋心头烦躁，看到苗丫依旧如同小尾巴一样缀在自己后面，就推了她一把。

“我真的有钱！”

“那你拿来吧！”

“不行，这是村里王膀子给我爹的彩礼！你要答应娶我我才给你。”苗丫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

“那你嫁给王膀子去吧，猪叫可不是白听的！”王膀子家世代杀猪，一身蛮力，瞪人一眼都凶神恶煞一般，但二蛋深知自己对上王膀子，有着绝对智慧上的优势，那怂就是一夯货，好糊弄，因此，虽然听苗丫说得恐怖，二蛋感觉上还没有压力。

“我不给你钱。”苗丫听出二蛋口中的那份子流氓痞子的洒脱来，知道二蛋肯定有办法，自己只能让二蛋帮自己了。

“那我还不要了呢。”葛二蛋扭头进了门，随手把门关紧，用木头顶门杠支住门，不让苗丫进来。

“二蛋哥，你快出来，我看到你脚丫子了。你再不出来，时间来不及，麦子的手就要被剁了。”

“别咋呼，不管用，”二蛋低头，脚丫子藏得好好的，知道是苗丫咋呼自己，边往上轻飘飘地挥挥手，引导自己语气，显得颇为疲倦的说，“先睡会儿，拿钱来了，喊我啊！”

葛二蛋拖着彘懒得脚步，拖拉着鞋，扒拉扒拉地真的回屋去了。

苗丫喊了会儿，见没有回音，嘴巴早就撇得跟八万一样，惆怅地踹了一脚门，骂了声，“死二蛋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！”转身晃着滚圆的大屁股，婀娜多姿地跑了，眼角还带着泪花。

二蛋把墙角的一堆砖头搬开，上次，就因为自己在这堆砖头边上多站了一会儿，居然被老爹硬生生地打了十几擗面杖，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，凭着父亲对自己的了解和自己对父亲的了解，这里面肯定有货，虽然不一定有50块钱，但是值钱的东西肯定有了。

二蛋鼻子忽然耸动了两下，肉味，喷香鲜嫩的猪肘子和猪脸味道。

葛二蛋了解放弃自己手头的活计，推开门，大锅里面正文火煨着半扇猪，都是巴掌大小的肉块，香气氤氲浮动，勾人心弦，二蛋狠狠地吸了一口气。不慌不忙地用棉花拽住耳朵，在一个猪头上啃了一口，然后抓住一个还没有切好的猪耳朵，大口大口嚼着，顺手将一瓶高粱酒也咬开盖子，咕咚咚地灌了一气，脸色转的酡红，呃吧呃吧嘴，几口把耳朵吃尽，这才回到里屋，身子乱晃晃，抓了一大把的花生瓜子和糖，又在两边耳朵一边夹了一只纸烟，嘴巴叼一只。

这么一折腾，二蛋倒不愿再干力气活了，看来还得找苗丫要钱去。

葛二蛋满脸酒气，盛势逼人，把新郎外套一脱，露出长袍短褂下面凉快的短裤背心，嘴巴里面冒着烟，含糊不清地发声喊，脚发力，歪歪晃晃地向着冲着北屋的院墙冲去。

二蛋加速冲刺，在临近墙体时，瞅着距离，借助惯性身子跳起，双手抓住院垣墙头的时候，嘴巴“呔”的一声，卷烟被喷出去，砸在墙上，火花飞溅，眼睛都迷住了。

二蛋咬牙坚持着，双脚在下面胡乱蹬蹭，终于借助一处墙角的凸起，整个人翻身骑坐在墙上。

俯瞰墙下，还没来得及得意一下，脑袋一晕，直接坠落下来。

胃肠收到冲撞颠簸，一阵恶心，二蛋爬起来就吐，吐完了，反而清醒了。

二蛋一边吃着花生，瓜子，还有糖，一边喜气冲天地唱着自己编的小调调，满嘴的花生瓜子沫沫随风乱扬，爷们今天大喜啊。

还没走到苗丫家，苗丫已经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。

二蛋瞅得仔细，慌忙在墙角拐弯的地方藏好了，算好苗丫要到了，立即猛地跳出来，龇牙咧嘴，嘴巴发出怪叫。

苗丫偷了家里的钱，心里有鬼，慌里慌张的，这么一下，差点晕过去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上的蓝布包已经到了二蛋瓜子上。

“你偷钱？”二蛋做出正气凛然的表情，“我给你爹说吧。”

苗丫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二蛋嘿嘿一笑，“没事，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你老爹的，那个老家伙，上次玩色子，欠我的一块红薯还没给我，这就当你爹的赌债了。”

苗丫立即跟在二蛋的后面，不时发出啜泣的声音，小麦颜色的脸上充满悲戚，眉峰如聚蹙到一起，削肩不时抖动一两下。

“你还跟着我咋了，跟我我也不会娶你的。去去去，小心我打你。”葛二蛋双手叉腰，怒气冲天，横眉竖眼的。

苗丫也不说话，死死地看着葛二蛋，忽然抓住二蛋的胳膊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二蛋死命地拽回胳膊的时候，上面一排细密的牙印子，几处都出血了，“好男不跟女斗，你爱跟不跟，碍我啥事。”

远处，往塔湾村方向的山路上，绿树繁花，夹岸绽放，芳香扑鼻，葱茏葳蕤得如同一片挂在安详山野中绿渺渺的烟云。

此时此刻，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，在山莽矗天的山盘盘中，顺着蜿蜒如蛇的山

路，排闼而出。

唢呐、笙竽、锣鼓奏出懊躁而喜庆的乐声，鞭炮声声，红屑翻飞，烟霭袅袅飘散，突兀而和谐地打破了这片岑寂。

葛二蛋的父亲走在迎亲队伍的前面，衣着光鲜，满面和蔼，笑容可掬，只有在偶尔一低头的时候，才露出不为人察知、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表情的纠结使得皱纹更深，如刻如雕，深入内心，眼神飘忽中，散发着忧虑惶惑，恐惧不安，这种心情由来已久，困顿葛旺财好长时间，都成了葛旺财的心病，老是不安，鞭炮声声，使得心脏跳动得也不规律，几次都要慌乱失措。

与迎亲队伍所走方向相同的这条路上，在分叉处，一条通向塔湾村，另外一条正好通向县城。

从县城过来的这段山路，路况很差，路面山石崎岖，灰渣遍地，几处都要几米大小被雨季冲垮的凹陷。

此时这条路上浮土飞扬，尘嚣激荡，马达声嘟嘟地响着，远望如同一条肆意翻卷着庞大身躯的巨蛇，现在在这条路上逶迤滚动着向前的队伍忽然停下。一声日语，“趴下！”

所有的日军带着全身辘重轻轻趴在地上，悄无声息，一片静寂的杀气油然散出。

“少佐，这不是枪声，是中国人娶亲的队伍。”翻译噙着牙花子，趴在地上，将半个身子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陪着笑。

“该死。”少佐骂了一声，第一个翻身起来，吼一嗓子，然后全体日本军全部起立，整理着装，枪上右肩，继续前进。

到了岔路口的位置，全部部队一线拉开，等这只迎亲队伍走进了，慢慢地把刀抽出来。

村民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地吹打前进，不成想会这么晦气，居然遇到了日本鬼子堵住了路，几个小伙子就隔着几百米，远远地吼开了，“过去，扇他们几个巴掌去，不知道好狗不挡道吗。”

“你操啥心，旺财叔还没吱声呢！”

“去去去，我们今天就不让路，哪有迎亲队伍让路的，让路了往后会晦气一辈子的。”一个四十来岁管事的人站出来，说完话，立即用手指头捅捅葛旺财，“不行，你过去，给太君点东西，让他通融一下。”

“我手上的钱是解放区的钱，正好没带日伪区的。借我点吧。”

葛旺财拿着借来的一笔钱，排众而出，嘴巴里面喊着：“太君，这是我们村里的一点心意，你们收下。”

“砰——”

葛旺财望着胸口在崭新外套上迅速洇染开来的血花，捂着胸口，痛苦地趴到了地上。

第一声枪响之后，后面的各类枪械纷纷发出猛兽吼叫声，在弹痕飞驰中，无数子弹惨烈地撕开迎亲队伍，将迎亲村民打死，在愤怒与悲惨的嚎叫中，地上迤迤出一片残肢断臂，模糊碎肉，血水染红了山路，与围绕村庄不远的鲜花带互相映衬，惨

烈悲壮。

正追着队伍的小七，在葛旺财家被旺财叔安排寻找葛二蛋去了，没赶上迎亲队伍，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，快要追上迎亲队伍的时候，猛然看到这血腥一幕，惊恐悲怒中，眼泪立即刷刷落下来，掩盖好身形开始往回狂奔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愤怒地紧咬牙关，他要将这个消息传给八路，他相信只有八路军才能救全村的人。

“少佐，这就是葛家庄。据良民汇报，这里面有八路匪党残余。”一个嘴巴向下吊着弧度，眼镜挂着金色细链的翻译见少佐招手，立即屁颠过来，向上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镜框，露出撮在一起的牙花子。

“情报不会出错吧？村里面好像很安静的样子，小山流水，花影婆娑。”少佐手有意无意地摸着枪匣，望着宏阔的远山和坐落在山间锦绣花环中村庄，眼神冷峻，透出若有若无的杀意，让翻译浑身微颤。

“情报不会有误，我们都已经让查五的人看过，没有问题。村里现在有八个八路，其中六个是轻伤员，还有两个是八路的头头，一个是排长，参加过几次会战；另外一个来历不明，身份不明。消息确实，钱都给了那个良民。”

“那就血洗了这片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世外桃源吧。”少佐拔剑出鞘，挥师而下。

“不好了，敌人过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赵希梅把手中的《论持久战》放下，一边摩挲着轻微皱起的书边，迅速地放进怀里。跳下床的时候，驳壳手枪已经子弹上膛，开了保险，“让所有人集合，对了，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？”

“13发！”

“发子弹，准备战斗。”

“可是！”赵排长一惊，犹豫着，从小七传来的消息看，敌人来的可是一个中队。日军的一个中队最少有三百号人。虽然现在日军的编制缩水厉害，但是七八十人应该有了吧，可是自己只有8个人，子弹更少，只有13颗。

“没有可是，掩护百姓，让百姓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再走。”

“来不及了，日本鬼子现在离村只有几公里了，都是摩托化行军。”赵排长还想说什么。

“那我们就打好这最后一仗。”赵希梅目光凛然，斜眼一瞪间，虎气浑然天成，直视赵排长，将一种坚定而朴实的信念传递给赵排长，让赵排长心头大定，立定敬礼。

“是！”

“我们一起走！”赵希梅携赵排长迅速离开，召集战士。

十分钟后，村民们因为一些锅碗瓢盆家具之类的东西，耽搁了宝贵的时间，还没有转移，然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村外的枪声已经清晰可闻，形势迫在眉睫。

“兄弟们，这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后一仗，为了老乡们，我们只有拼了。”赵排长的动员很简短，说完，握枪跑了出去，几个伤员不利索地跟着。

村里顿时枪炮声声，连缀成一片，细密而错乱，间或还有日本的单兵迫击炮炸响。全村的各个路口架着的机枪，全部向外喷吐着火舌，子弹将街道上所有的活物打成筛子洞，然后这些日本人趁着全村一片混乱，全村失去抵抗的时机，全部端着枪进村，踹烂门板，男的射杀，女的奸杀，然后点火烧屋，半个时辰的时间，全村已经变成一片生灵涂炭的人间地狱。

是役，全村584口男女老少和六名八路军伤员全部罹难，只有赵希梅和赵排长身受重伤，下落不明。

葛二蛋把钱恨恨地扔到邻村大汉手上的时候，一声枪响，把几个人吓得一哆嗦。

“狗日的，这是什么鞭炮，这么响。”

“是不是你家娶媳妇回来了。”半瞎一直惦记着葛二蛋家里的肉菜，又饿了半天，被自己的遐想击中，喉咙一阵口水翻滚下肚。“二蛋，我们能去你们家蹭顿饭吃吗？”

“滚蛋，讹完老子的钱，还有吃老子的。”

话音未落，村里面鬼子占据路口，枪炮齐鸣，村里鬼哭狼叫，号声一片，人们临死前的惨叫惊得几人毛骨悚然，噤口止声，黑大汉的身子已经开始轻轻地晃动了。

“跑！”流弹暂时还没到这一块，但是再不走的话，估计就迟了。

葛二蛋听到枪响稍一迟缓，拉着麦子和苗丫迅速往山上跑。

苗丫说要回去和爹娘一起跑，被葛二蛋照着脸上狠狠的扇了一巴掌，“傻子，跑回去还能囫囵个回来吗，给我跑，使劲往前跑。”

苗丫又要哭，葛二蛋扭过头，凶煞煞的吼，“哭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还有没有其他能耐，麦子，不要管她。死了算了。”最后四个字咬牙切齿地说出来。

麦子也不说话，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抡起来要砸苗丫。

葛二蛋见状立即骂声：“狗日的。”捡起块石头过来。

“我不砸死她的话，待会儿，日本人来了，就会糟蹋她。”

“你狗日的，砸死她也是我砸死她。”说着话，日本人的枪声又近了一些，几乎可以隐约听到日本人大声的喧哗和村里妇女的喊叫声了。

“二蛋哥，不要，我跟你们走。”苗丫将手递给二蛋，卖力地狂奔起来，很快躲到了半山的青石平台上。

邻村和葛二蛋赌博的几个人本来走的好好的，不小心却撞上了一个日本兵，被打死了三个，又用刺刀捅死三个。黑大汉临死的时候，眼睛死死地瞪着葛二蛋三人跑开的方向。

半个时辰后，山下的村落里到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，火苗迅速吞噬着木石结构的房屋，红焰烛红了半个天空，日本人吆喝着在葛二蛋家的院子里吃起饭，酒饱饭足开始唱歌，半夜时分，村里的粮食牲畜都被搜罗一空，日本鬼子这才满意地开着摩托车和汽车满载而归。

找了个地方隐蔽后，三个人的腿肚子都软了，双腿不住抽筋，都不敢动弹。就在比大磨盘还要大上七八倍的青石上，偎依一起，坐等天亮。